

嘉慶己未年

卷之二



居正

嘉慶己未年鐫

# 錢塘遺事

掃葉山房藏板

臣等謹案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爲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大抵襍采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襍記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略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采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隔七八十

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蓋襍采舊文合爲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盡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姦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蓋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爲悉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錄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載南宋科

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效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朝典文可爲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乃舊鈔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名氏詳其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乾隆三十九年恭校

上

錢塘遺事目錄

卷之一

天目山讖

金陵水山

十里荷花

高宗定都

遊湖詞

冷泉亭

題白塔橋

射潮箭



高宗浙臉

夢吳越王取故地

仁和門

顯慶寺

三賢堂

三天竺

伍子胥廟

蘇堤趙堤



六和塔詩

淨慈寺羅漢

萬回哥哥

龍朔宮

浙江十廟

季宗問卜

大理寺祭

格天閣

卷之二 宗室詩

淳熙盛事

季宗恢復

辛幼安詞

東窗事發

慶元侍講

韓平原

趙子直

韓平原客

濟王

三京之役

大字成犬

辛卯火

史彌遠

夾攻遼金

卷之三

趙信菴

安子文

嵩之起復

崔福之死

孟保相

余樵隱

余晦帥蜀

晦誣惟忠

彭大雅

趙方威名

劉雄飛

卷之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陰許歲幣

行打算法

丁相罷政

吳潛入相

賈相當國

李壇歸國

嚴覆試

一擔擔

殺向士璧

劉整叛北

拘畱北使

雪詞

紫原三策

卷之五

推排公田

公田專官

公田賞罰

公田之禍

譎皮龍榮

銀關先讖

竄謝枋得

推排田畝

彗星之變

理宗升遐

理宗政迹

度宗卽位

全后

士人言賈相

臺諫應故事

似道專政

半閑亭

排當

賈相舉令

賈相之虐

卷之六

降生皇子

李瓘掛冠

龍飛賦題

襄陽受圍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戲文誨淫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賁赴援

係籍秀才

地生白毛

錢神獻夢

襄樊失陷

勉畱賈相

度宗晏駕

諒陰三元

詔兵勤王

下郢復州

北兵渡江

下陽羅堡

下鄂州

卷之七

下蘄黃州

劉整死

下江州

下安慶

賈相出師

遣使請和

下饒州

破池州

蕪湖潰師

姜才敗績

金山之敗

趙與可遁

二相適去

諫韓震



五木之敗

朝臣朝道

罷賈似道

貶賈似道

相陳宐中

卷之八

張世傑入衛

議遷蹕

陳宐中奏

宐中都督

詔諭三將

呂文煥回本國書

督府移文

王鑰平章

日蝕

陳畱主相

文天祥入衛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王航海

宐中夜遁

文魁辭相

京城歸附

潭州死節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之九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之十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省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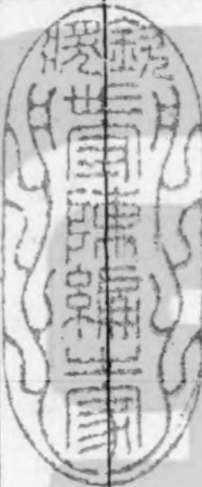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錢塘遺事卷一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  
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于度外卒至喪師誤國  
納土賣君可為長嘆息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  
云

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  
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吳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

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  
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  
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  
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則檜家廟西則格天閣  
之故基檜薨熺猶戀戀請以第常州倅烜爲光祿丞  
畱隸家廟言者罷烜并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室焉  
高宗倦勤卽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名曰重華曰  
慈福曰壽慈凡四易名至于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  
百年王氣亦終于此矣

###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  
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  
後駐蹕于杭州亦豈偶然

###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  
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  
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  
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畱煙岫鎖峻嶒

### 夢吳越王取故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

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  
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  
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諡號孝宗  
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  
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  
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偕其母來曾在明節  
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  
稱錢武肅王卽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  
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俶俶第三子  
惟演也終團練使

###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  
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  
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  
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幸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豔桂香妝點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于歌舞嬉遊之樂遂忘

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纒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畱玉輦竟忘煙柳汴宮

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

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憶君王破黃帝人斷腸蓋悼欽宗之不復返也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于南京岳飛解東京圍宗澤畱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凡在揚州一十六箇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箇月六月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

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  
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  
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  
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  
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  
安遂定都焉

###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  
寺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近  
靈隱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于諸寺時人名之  
曰賽靈隱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  
書鼓上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由此  
界限甚嚴無故者不得復入矣

###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  
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勾西湖水渡  
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  
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  
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  
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

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  
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于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  
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  
與袁樵趁酒錢

###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爲清泚流出飛來  
峯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沁詩  
脾冷暖人情祇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

### 山時

####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扁曰靈  
隱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敕賜號靈感  
臨安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廚頂絡諸寶飾其上  
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  
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貓兒眼  
睛每遇迎奉則加此飾亦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埃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

驛路有白塔橋印書朝京里程圖十丈未幾臨安必實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

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遭回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畧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之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爲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讎去國千里徬徨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祿以捐其軀瀨女不吝千金之身爲効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于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很愎踴躍用兵貪攘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爲

池沼蘇臺之遊麋鹿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爲疾風甚雨奔雷掣電震蕩于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爲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忠清又建閣于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文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首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秤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意然潮汛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爲遊觀計也過水之深者爲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爲田淳祐間趙與箴尹京橫築一堤祇是通路過靈隱而已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登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淨慈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

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  
幙之旁置籙筒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  
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  
云有感應積日既久淫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  
可鑿邪說誣民如此哉又假此爲抄題之端哀斂民  
財尤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  
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卽以名號  
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  
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  
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綵衣左手擎鼓右手執  
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  
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殿右亦祠  
之未知果爲淫祠否乎

### 龍翔宮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宮於中瓦後撤民居屋宇三  
之二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  
樓琅函寶藏皆係御書每孟享車駕由御街過中瓦  
前直景靈宮駕回則自灞頭橫八過龍翔歸則自太

平坊出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祿因此自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看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宮闕壯皇都鑾轡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闢通衢

###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邊其一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陸相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司存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綵及花朵粉盒拜許保安牲酒心願其或欲乘早晚潮汛之至而發舟必須得卜而動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裝持杖每位各主一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 孝宗問何蓑衣巾

淳熙中金人南向人言洵洵上于禁中默禱遣中使如平江問何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知得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以詩云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

又云開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莫喻其旨益公日記中亦載

### 大理寺豕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理寺者必以矢祭蓋訛傳謂以穢物祭之其實豕者少牢也其文云國家三歲恩霈汝雖誤國然亦不忘汝之舊特用豕以祭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

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我君之位以安天下金人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諂事撻辣陰遣檜歸爲反間遂決意主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

錢塘遺事卷一  
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獨夏之賊也。

錢塘遺事卷一終

錢塘遺事卷二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值丁年。蓋高宗生子丁亥。孝宗生子丁未。光宗生子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孝宗恢復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衄滿朝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飛燕皆塵土悶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買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敵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邱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

金坡遺事卷二  
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 東窗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檜

遂死。未幾子熺亦死。夫人思之。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主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

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奸，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于是謀逐公。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元符間，向宗良弟兄只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

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復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畱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畱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子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



初爲侂冑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  
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  
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  
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  
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  
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 韓平原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  
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爲無功亦須分些官  
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  
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  
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齋  
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歷  
也由人事也由天

###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罷政遠竄薨于占鄴訃聞有無名  
子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邪  
何事肆流言狼胡跋扈傷周旦魚腹銜冤葬屈原一  
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世孫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而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館遇極隆。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兼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疊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骸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還。遣使聘北。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

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

危爲安轉禍爲福矣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  
決欲畱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 濟王

濟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  
日舉事爲邏卒獲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  
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  
達全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亾命數十人各以紅半  
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  
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  
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  
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  
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  
聳動悚以爲江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  
巡尉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勦之  
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  
急召殿司將彭恠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  
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彌遠欲殺濟王  
遣其客余天錫素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  
天錫論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

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夔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數百言百餘許直無忌彌遠怒竄夔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夔昱已不及矣贈朝奉諡剛簡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于光黃之間六月全子才合淮南兵萬餘

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隄定乃方為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至誤事江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奚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

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齋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以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骸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兵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心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薦于史相遂除成大爲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

成大守建寧拆真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据撫者無所  
不盡其致矣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  
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  
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  
于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  
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時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 史彌遠

史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與楊太后誅侂冑其  
事甚祕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  
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  
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儔侶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  
雲譏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者  
皆遭斥逐楊后之事濟王嫉之一日書于几上曰彌  
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  
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

安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  
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  
趙汝述等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  
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女真  
壬辰國兵與韃靼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  
出奔歸德府癸巳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  
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  
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

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愚嘗  
謂宋之與鄰國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真宗澶淵之役  
以姪事本朝世守歡盟一旦從女真之請議夾攻遼  
高麗嘗遣使尋醫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宗不信  
又啟唇亾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  
抵燕京而卽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  
之禍金雖世讎在所當滅真西山言金亾而中國之  
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亾必有興者二公有先知之明  
矣

錢塘遺事卷二終

錢塘遺事卷三

趙信菴

武陵 劉一清

清 席世臣

編 訂

信菴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倅濠梁日有  
 婢與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劍出帳中一揮斷之  
 人頭棄之城溝辛卯遂全送死維揚奏功自三京之  
 役家居數年至淳祐癸卯優詔起復畀以重任為參  
 預時有奏對日記穆陵與之密議儲事公再三贊決  
 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樣子九人所難言也除



拜右相葵屢上辭免而朝旨促赴闕益急後葵到京時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劾之葵已知之矣乃徑出國門疾馳而歸題南鄉子壁間云束髮領西藩百萬雄兵掌握間召到廟堂無一事遭彈昨日公卿今日閒拂曉出長安莫待西風剖面寒羞見錢塘江上柳何顏瘦僕牽驢過遠山後有表奏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懷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忭之言而自解是雖有激而云然亦見幾而作矣歸領鄉郡推心愛民一鞭不妄施暇日過嶽麓精舍舍長劉某年差長將坐揖曰相公主席公搖手曰這裏說甚相公竟就賓席取酒盡歡而去後居溧陽己未難作聞命卽出丙寅時事粗定告老還鄉舟未發以書報鄉人及兩學士友無不歡悅長沙兒童日呼舞于市曰相公歸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齊安中夕電光如燭空中焠然有聲遂薨

安子文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藟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秋毫廳事前豢豕成羣糞穢狼籍肥腩則烹而賣之罷鎮相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嵩之起復

淳祐乙巳正月劉漢弼正夫由閔卿監擢拜臺臣先是九月嵩之自右揆丁父憂優詔起復蓋援彌遠例也嵩之朶頤不起特以葬為辭逡巡未就闕十一月徐元杰侍郎因對以起復為非嵩之憾之語所厚曰

吾與徐誼不薄何不密以啟我自是繼有論奏上意不復向嵩之臺官彈擊無虛日未幾漢弼以腫疾死杜丞相範繼薨徐又以伏暑暴卒物論沸騰直謂數公皆中毒死徐則徧體青黑朝野為之驚駭堂食無敢下箸者于是揭榜通衢重立賞格移文棘寺嚴鞫姦兇然竟莫明所以已而美謚以旌其忠焉嵩之廢後苦目疾又久之疽發背死出太府之幣畀上腴之田賜之吏嵩之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喬行簡平章李宗勉左相史嵩之右相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汎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為賢相

崔福之死

崔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爲人勇悍喜于生事而無忌憚陳韓爲建康畱守崔爲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迫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韓委會廳四字未詳疑有誤戒諭然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前協力因厚遣之崔福遇賊不擊託言葬女而歸更不申大闕取旨主帥亦無如之何韓陳以爲從本司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法倣押赴教塲處斬人以爲文臣不習邊事多爲武人所輕韓爲積忿而發也殊不思良將難得爲帥闔者當推誠共事

果跋扈凌犯自當申取朝旨豈可擅殺

孟保相

孟珙號無菴兄弟中第四故稱四孟機畧沈鷲世罕能及嘗攻大金公統兵四萬至蔡州滅之由是威名浸盛爲荆湖制帥善御衆得士心卒輕財結客對境虛實莫不周知外國機要間探尤密性好佛夜則趺坐召偏禪以下五七十人施檀褥俱席地自上而下各舉一話或目前事或市井笑謔事無不可言者言有可笑輒相與大噓惟不得許人陰私于是上下之情無不通者軍中秘密外間詭詐皆入其耳久任邊帥

金州通志卷一  
四  
朝廷賴之後無疾而逝兄璟稱三孟嘗知鄂州性寬厚第十孟知岳陽皆然子之縉立朝尤有大節理宗朝稱邊帥者必曰諸孟云

### 余樵隱

余玠字義夫淳祐三年帥蜀慷慨自許創建城壁修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初玠之臨遣也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十年天子降詔褒諭玠八年守蜀之功鄭青山再相因慫恿其進兵且以私書與玠云老夫只候此着爲退身計於是有意出師至興元無功而還玠帥蜀北兵知其所爲入

掠成都薄嘉定無禦之者玠帥蜀罔功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帥蜀無功陛下何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荅一日御筆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歸羞愧飲藥而死

### 余晦帥蜀

寶祐甲寅余晦帥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

行檢輕儇浮薄不能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  
 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敵國聞之亦且竊笑中國  
 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御筆責清叟曰  
 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  
 之間同列之人皆有不安全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  
 余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為其城之也

晦誣惟忠

余晦繼玠為蜀帥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書聞王惟  
 忠適畱閩問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義晦  
 曰人言其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當入狀以百口保

之晦即取紙俾書既畢探懷以反書示之愕然晦謫  
 歸以惟忠庇叛事告于朝遂入大理獄全臺入晦之  
 狀殿陳大方尤主之惟忠竟斬東市此事本非其罪  
 晦懼禍及已故誣之耳未幾大方奉祠歸紹興得疾  
 目擊惟忠之為鬼露頭顱天謂非所為聞者唾之惟  
 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  
 之薦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路安撫閱除目笑  
 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故誣奏惟忠斬于市血逆流  
 而上惟忠色不變曰吾將訴于天以明此冤也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  
棘冒矢石築城以守爲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  
雅之功也然取辦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  
後謫死蜀士大夫爲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諸  
葛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今拜公  
以八陣之神圖拜君以出師之一表尚饗其文甚偉

### 趙方威名

趙方嘉定年間爲淮閩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  
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  
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浴湯伏事

窺見一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更鼓不鳴  
詰朝申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  
于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知爲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  
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人有六隻角  
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後欲上武當山燒香  
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酆都小卒不請燒  
香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畱三日劇談方略  
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爲贈夫人  
曰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贐儀且奉以數  
書云諸監司覓文字趙極感之迨後辛死其子遇趙

作荆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謂趙以乃父曩疇之故  
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無時程督幾不能堪至與  
其母對泣辛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畱一日  
卽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樽前與其母子曰某三年  
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畱心  
職業故爾今已爲經營到諸監司舉紙七狀皆足竝  
發放在省部訖目卽當奉少費請直去改官辛母子  
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夫

劉雄飛

淳熙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

行善念一日隆興解到賊徒二十五人來鄂州發下  
尉司楊文收管拘鎖有劉雄飛者貌魁偉八娘以爲  
異待之極厚楊文出巡按盜八娘遂打開索鎖俾雄  
飛遠遁仍與雇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于荒沙壩  
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內自喜至鎮江府  
適揚州制司招帳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  
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遷  
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闕守賈似道爲制置使差雄  
飛權和州到郡數月正除知和州雄飛遣人迎楊都  
頭夫人偕來則八娘已死矣厚贈楊都頭歸俾作功

德追薦八娘後雄飛為四川制置仍保楊都頭為帳前統制後知重慶府劉之報恩可謂至矣

錢塘遺事卷三 終

錢塘遺事卷四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靖江府廣帥李會伯閉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儲黃圍鄂州陷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罔聞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賈似道為荆湘宣撫策應大使屯兵援鄂州尋自軍中拜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右相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邊廣右幹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遠印應飛守鄂賈似道駐漢陽軍爲聲援又命崔彥良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移司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暮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

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謝皇后請畱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城下賈似道乘機遣使陰約許納歲幣兵解而去鄂渚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也城危在頃刻都統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盡東勝于是焚燒城外民居巋然一壘外援至悉力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算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閩臣行打算法以汙之向  
士璧守潭費用委浙西閩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  
閩馬光祖打算江閩史巖之徐敏子淮閩杜庶廣帥  
李曾伯皆受監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  
杜竝下獄杜死而追錢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  
鄧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  
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給米枋得自償萬楮餘  
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  
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己未北兵渡江時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  
欺君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爲戚  
里婢壻夤緣取寵位媮事內侍虞允昇董宋臣上信  
任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在臺橫甚引小人沈翥  
方大猷爲羽翼輒登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  
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適游有食人之  
謗涇帥朱禔孫伺丁者也憲李仲鼈惡游者也丁密  
以郡人之謗游者語李李以語朱朱以責游游遂告  
丁異謀以爲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聞于朝加  
竄新州經司遣畢進武遷者下貴州逮其奴且盡取

其橐中所有而後寬之舟過藤州太守以下不敢與通畢登岸詣州借水手十名適丁遣舟人請鐔津何權孫者過舟中談話日午畢將登舟何別去未至孫舟人走報丁副使溺矣州爲求屍至夜始得巾履未脫解事人申州借錢買棺守以經司無名色錢百千與之助丁大全喪云價不問多少自償旣斂郡與解者俱申經司牒下追畢究問後有旨許自便居住畢遷于靜江旣而朱先遣之回長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賈相屢誘其子使自陳掉頭竟不就先是謝方叔罷相居隆興賈相誘之曰上念公不忘信之遂刻穆陵御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臺章交上有旨追逮空所有以解幸免于禍丁之母子智于謝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罷相吳潛代之潛爲人豪雋其弟兄亦無所附麗有讒于上者曰外間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旣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謫建昌尋徙潮州辛酉四月安置循州壬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俜七十翁間關四千

里縱非煙瘴窟。自無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遡梅水。燥風扇烈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顛頓常驚悸。肌體若分裂。肝腸如擣碎。支持達循州。荒涼一墟市。託迹貢士闈。古屋已頽圯。地濕暗流泉。風雨上不庇。蛇鼠相交羅。螻蝻聲怪異。短垣逼閭閻。簷楹接尺咫。凡民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爾哭我傷懷。傷懷那可止。悲愁復悲愁。憔悴更憔悴。陰陽寇乘之。不覺入腠理。雙足先蹣跚。兩股更重隄。擁腫大如椽。何止患蹠<sub>以</sub>。盪淫邪復入腹。喘促妨臥寐。脾神與食仇。入口卽嘔噦。膏肓勢日危。和扁何爲

計。人生固有終。蓋棺亦旋已。長兒在道塗。不及見其斃。老妻對我啼。數僕環雪涕。綿蕞斂形骸。安能備喪禮。孤柩倚中堂。几筵聊復爾。骨肉遠不知。鄰里各相慰。相慰亦何言。眼眼自相視。龍川水泱泱。敖山雲委委。雲飛何處歸。水流何處止。悠悠旅中魂。雲水兩迢遞。朝廷有至仁。歸骨或可覲。魂兮早還家。母作異鄉鬼。又自銘其棺云。生于雪川。死于龍水。大帶深衣。緇冠素履。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將。斂形而已。其人伊誰。履齋居士。翁嘗好老莊。喜延方外友。與客談及死生事。曰。某只消一箇倏然而逝。時但以爲戲言。

及至循當國者所遣人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詩及銘之夕忽空中雷聲轟然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潛入相以方南胡易簡爲腹心二人輕儇人嘲之曰南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公意不欲緩其事上不悅北軍退卽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臺臣劾公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爲循守欲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又宴又辭又次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而卒

賈相當國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爲相年餘逐巨璫董宋臣李宗輔勒戚畹歸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陰忮刻深置綠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爲便

李璫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駸駸踰淮據及漣水連年爲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制

置李庭芝繳進往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壬戌  
詔改漣水軍為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壇保信武  
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賜  
獎諭追復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應御製詩賜賈相  
云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萬象新聲暨南郊方  
慕義恩漸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全消  
萬里塵坐致太平今日事中興寶歷喜環循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  
貴妃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奉湯藥飲食

自庚申入相之後躡拜平章聯科必嚴過省及覆試  
之禁或為詩末聯云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今安得有  
平章其意甚當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為詩曰收拾乾坤一擔擔上  
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殺向士璧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淥家  
居訪之問所以為守城之計向曰正為眼中無可任  
之人皮恚之北兵至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

虎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卒能保潭斗  
弩之力居多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妬賢嫉能嗾臺  
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安  
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竟坐遷謫擠之死地天下冤  
之

### 劉整北叛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鄧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  
赴接興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  
吏百而去及興爲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遣吏打  
算軍前錢糧整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

書囑之亦不納整懼又似道殺潛殺士璧整益不安  
乃以瀘州降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  
立東廡爲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  
之與西立二十八人歸北荆湖制置呂文德復瀘州  
文德號爲黑炭團整歸北上急攻緩取之書謀取襄  
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于文  
德求置權場于樊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  
豐等處權場或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  
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  
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旣而使者至復

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爲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北人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互市築堡襄帥呂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于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復申制司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請自赴援會病卒

###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渚退師自事定之後冒爲己功諱言前事及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真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滕神招邀吳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却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事隨流水青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詞名念奴嬌

###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士信于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



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擇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雖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有准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二說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席地矣。紫原以家囑愛將金明。而令金明以子從之。過淮時。賈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

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對云。平章。平章。今日瞎賊更說得一句不賈。問紫原何說。對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適伯顏丞相經駐紫原之家。有告以紫原曾獻三策于賈者。丞相驚嘆。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遂用之。吾安得至此耶。尊禮其家老小。甚至欲發兵迎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郵。而密价以報紫原。拊案大笑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人有詩曰。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錢塘遺事卷四

終

錢塘遺事卷四

錢塘遺事卷五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石之入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時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劉

良貴爲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  
交贊公田之事吳勢卿死乃以劉良貴爲提領陳嘗  
爲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  
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  
作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賈似道憤怒求去上曰  
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于浙西庶他  
路視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于一律可  
令三省照此施行旣賈似道內引入劉力言其便上  
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  
爲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孟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  
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  
不行乞致仕後公田但行于浙西他路幸免和糴自  
若由是德經孫者半天下也方公田初議以官品逾  
限田外買之此猶有嫉富抑強之意繼而派買除二  
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  
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  
減買數稍多則銀絹相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  
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  
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  
二千楮

公田專官

提領劉良貴檄府丞陳豈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  
 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  
 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  
 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豈撫幹王唐珪臨安察  
 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穰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  
 郡章垌漕司准遣鄭夢熊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謝  
 某司戶黃伸候事竣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竝  
 以主管公田繫銜

公田賞罰

包恢盱江人為陸氏學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騷  
 然朝廷除包知平江府專領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  
 刑時年已八十酬勞拜簽樞而卒初提領劉良貴劾  
 奏嘉興宰葉恝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  
 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  
 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

公田之禍

壬戌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  
 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  
 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

司王大呂平江方夔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則理爲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以爲無窮之禍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更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謫皮龍榮

參政皮龍榮者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疑其再入時李雷奮憲湖南似道陰諷雷奮劾之先是雷奮訪龍榮龍榮辭以故旣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奮雷奮不能平至是疏其貪利營私之罪且以爲幸祥琴之甫奏卽揆席以自居于州郡從吉之伸冀朝廷收用之速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蓋龍榮爲東宮官故也有旨謫衡州衡州雷奮治所也遂自酖死

銀關先識

見錢關子始于紹興元年冬張浚屯軍婺州朝廷以

水道不通貼置召商人入見錢于婺州執關子請見  
 錢于杭越權貨務每千加十以爲優潤六年張忠憲  
 爲都督張澄主管財用請四川法造交子與見錢並  
 行後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景定甲子賈相  
 當國造金銀見錢關子時十九界矣以二準十八界  
 之三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  
 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  
 賈字也銀關之上列爲寶蓋幢幡之狀目之曰金鑪  
 勝以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爲號大兵下江南如  
 八無人之境人以爲讖信然

竄謝枋得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江東漕闡發策詆時政似  
 道怒竄興國軍其江東十問備陳賈似道景定以後  
 政事知國家必亡于權臣之手至于八陵一問讀之  
 使人淚下

推排田畝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也賈  
 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  
 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又有作沁園春題于道間者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

具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界萬取千焉。

彗星之變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參政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上減膳。避殿。臺臣

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歎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荅天意。似道力辯。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然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以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公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旣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是秋邊無警報。國無大咎。冬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

八月初五夜彗星見于西南方去地不甚遠尾長三丈餘初十日夜光芒亘天至甲申寧宗升遐始驗藝

祖升遐彗亦出柳云似道奏云彗出三河周分與河

南無干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臨御以來始終崇獎周程張朱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曰理宗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閣原廟殿曰章熙殿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寶紹間以史彌遠有擁立功于萬幾謙遜無所預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于朝號端平爲小元祐然自卽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

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藉開慶己未北兵南來社稷幾亡矣而猶不親身見之亦可謂福

理宗政迹

理宗龍顏隆準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勵精爲治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扣闥悉經御覽所言許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旣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士驟致通顯賄賂公行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郡守賊罪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節



貼而已盧允昇等以奢侈導上意信方士妄稱五福太乙自嘉定己巳南入吳宮臨吳越分作太乙宮又作龍翔宮集慶寺以祈福作湖上西宮造御舟以備遊幸作禁苑芙蓉閣香蘭亭以供遊翫又作閭賈二妃奉先功德寺極土木之功專置修內一司以內侍管領望青伐木自德壽故宮王邸戚里民家墳塋皆不免又置修內司莊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娼妓傀儡得入供應宮嬪廩給泛賜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先朝耆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一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何其不節耶

度宗卽位

理宗崩度宗卽位改元咸淳初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晉時許詢所造每經一朝則必頽圯一次蕭梁已後屢加修整雍熙年間衆議重修非數萬緡不可一行童子大衆中頂禮曰我願勸緣以成其事衆曰何言之易荅曰只印此塔影逐日沿門念佛請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後所得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天下惟八大王榮耶最有錢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自斷其臂血

流不止遂死自火葬後莫有言前事者度宗庚子歲生于八大王府日夕啼號不已更數乳母多獲譴最後一乳母捧抱行廊廡間入小閣見所粘塔影忽然大笑既去復顧因以水喫取置手中自是不復啼泣乳母以告大王始悟所題疏未勾下本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府歸斷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計其死之時卽度宗生之旦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事度宗入宮將冊爲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斷自宸衷以繼大統後享國之歲悉如所夢云陸務觀詩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

爲第一仙卽此塔也

全后

開慶己未議皇太子妃丁大全以京尹顧岳女爲言一日謝后召入大內宮嬪進花一枝后令侍御以賜既退次日后感疾議遂寢庚申歲乃議全昭孫女昭孫值北兵避地于岳州臨湘之間逾數日入京遂冊爲妃

士人言賈相

咸淳丙寅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喉士人林德夫詣京尹劉良貴

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黥竄諸州

臺諫應故事

以季可爲察院時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  
儒易制者爲之官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小州太守  
及州縣小官毛舉細故應故事而已

似道專政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  
右丞相時賈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  
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  
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

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舡入朝不赴  
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署紙尾而已朝  
夕謀議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  
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戶畿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  
敢自專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後葉夢鼎江萬里  
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于湖上閒居遙制時人語曰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半閒亭

度宗賜似道第于湖上似道扁亭曰半閒以停雲水  
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糖多

金坑遺事卷五  
令詞大稱似道。意識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騫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閒自處乎。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初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畱一半與公閒。夫似道爲國之重臣而趣可以閒中消日月耶。天下烏得不壞。

### 排當

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

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費。其說可想矣。有詩云：花磚緩步退朝衙。排當今朝早賞花。玉鐙金鞍皇后馬。香輪繡轂御前車。

### 賈相舉令

一日經翁招碧梧馬廷鸞西礪葉夢鼎行令舉一令要一物與人得物者還以一聯詩。秋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碧梧云：我有一釣竿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西礪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

錢塘遺事卷五  
三一  
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賈相之虐

賈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爾願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喚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受聘。啟視之則姬之頭也。諸姬皆戰慄。初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有題詩曰襄陽累載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生靈。至乙亥罷相。公田國事休矣。

錢塘遺事卷五 終

錢塘遺事卷六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風雷雨民居屋宇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是為益玉十一月全氏仲冬降生皇子是為嗣君

李瓘挂冠

咸淳戊辰龍飛狀元興化陳文龍同郡李瓘太學貫道齋上舍係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

錢塘遺事卷六  
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  
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挂于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  
舍皆送別瓘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  
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  
若爲歡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  
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  
亦有逋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閒何物种放太厚顏山  
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閩山休彩息影谷之盤  
今朝醞酒酌雲壇便向錢唐門挂冠又有詩云有手  
須奉龍衮衣有頭須叩九堦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

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挂綠衣笑問此身欲何之  
石室山之巔重湖水之澗陶公云樂天知命復奚疑

龍飛賦題

咸淳戊辰龍飛省試考官商議出題題皆不欲出天  
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爲天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  
眷命皆大金年號而天眷又正是徽欽過北之時時  
人爲之語曰正院無天子別院除聖人廣運與天眷  
却是比咸淳

襄陽受圍

咸淳戊辰北兵圍襄攻襄陽劉整之計也整宋驍將

號鐵猢猻已未大兵渡江止遷蹕之議丞相吳潛也  
盡守臣之力者帥臣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  
雄第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  
雄整守瀘州懼禍及己遂叛獻策南伐上急攻緩取  
之書東南之兵勢地勢如指之掌進攻之計不于淮  
不于湖廣不于蜀獨于襄者蓋知襄者東南之脊無  
襄則不可立國呂祉嘗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  
綴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者正此也整初至  
襄陽與少保呂文德借地開互市互市既置因築城  
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

丙寅間時出師哨掠襄陽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  
德死文煥代守襄陽於戊辰之冬以大兵圍之而襄  
日孤矣

### 高達赴援

襄陽被圍呂文煥遣人告急朝廷遣高達范文虎赴  
援時北兵于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而道不得  
通襄陽之圍不可解矣

### 賈相出督

賈似道請出督而又陰嗾臺臣以畱之實無意于出  
也乃以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時相不合

咸淳己巳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以江萬里拜左相  
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萬里與似道議事不合乃辭  
去

戲文誨淫

湖山歌舞沈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健尤甚自入相  
後猶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開王煥戲文  
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  
妾見之至于羣奔遂以言去繼有張蕃孫者入京調  
官鄰居一婦人乃宮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

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事聞押歸本貫臺章繼上謂  
蕃孫之爲人專以蠱惑人家妾婦爲能有趙右司希  
建者因身沒而亂其家今敢窺伺宮婢無忌憚如此  
削籍徙嶺南嗣濮王棄妻按章有云糠也不堂菹焉  
在谷時人傳以爲笑一征官娶罪將李虎妻臺章亦  
及之自是專務拮據士夫帷簿之事以供月課理宗  
厭之嘗加戒勵至于齷黨所爲大奸大貪曾不敢言  
以至亡國悲夫

賈相諱言

賈似道襄城被圍日久束手無措日以辭位爲請至

咸淳庚午襄陽之圍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問似道襄陽之圍三年矣似道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度宗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詢問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竝無敢言者

### 明堂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祀明堂平章賈似道爲大理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父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似道欲候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畱乃還朝鑄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 張貴赴援

壬申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鬼關以鍵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守然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

寘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  
須自荆郢救援旣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爲  
焚爨用爲所得于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旣而荆閩移  
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  
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  
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號張貴  
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爲諸軍  
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各水中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  
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所有死而  
已壬申五月漢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

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  
巨斧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  
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  
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纜攢棹數百屯兵  
雖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  
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  
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數日有浮尸而上被甲冑  
執弓矢直抵浮梁乃張順也

繫籍秀才

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弊倖百出

有發解過省而筆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多方措置乃議今後凡應舉及免舉人各于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迹異同以防偽濫時人謂之繫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有詩曰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太學生蕭某有詞云士籍令行伯仲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聚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着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先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

放糴生民涸瘵膏血俱脫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可採以相餽但挺直耳或者謂此白眚白祥之類是也

錢神獻夢

咸淳癸酉春賈相連奏乞出視師且謂諸閩欲爲敗闕張本每遣客游談不曰無財力則曰無兵力不知臣之科錢招軍悉有實狀可以按覆奏罷歸府合目獨坐忽夢有男子團面方口突然而入賈相叱之曰

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間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後亦不復顧人間事言訖賈相且怒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錢禁行乃知男子錢神也廢興信有數云乎哉

似道坐視而不救

撤屋為薪緝關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後豈得已哉

勉畱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後似道累表乞出視師謂非臣上下驅馳聯絡為勢有作急奔赴則有大可慮者而又陰嗾朝臣論奏以為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

度宗晏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熈皇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

諒陰三元

度宗崩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王龍澤案說郭作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為之語曰龍在澤飛

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間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後亦不復顧人間事言訖賈相且怒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錢禁行乃知男子錢神也廢興信有數云乎哉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心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火斷絕不至文煥撤屋為薪緝關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後豈得已哉

勉留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後似道累表乞出視師謂非臣上下驅馳聯絡為勢作急奔赴則犬可慮者而又陰嗾朝臣論奏以為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

度宗晏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熈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

諒陰三元

度宗崩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王龍澤案說郭作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為之語曰龍在澤飛

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詔兵勤王

冬詔天下勤王贛州太守文天祥應詔募兵朝廷遂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守江西侍郎趙縉守金陵江陰開府夏貴守淮西節使督萬壽守京湖殿帥張彥守廣德招討孫虎臣守采石都統仇子真守宣城練使張世傑守海道費伯恭阮克已守平江已揚州人糾集義兵三萬勤王

下郢復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郢州沙洋守將邊居誼死之時

丞相伯顏將兵號百萬用南降人爲向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分道竝進攻郢郢人堅守以戰船橫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覘視傍有一湖可通大江于是大集人力陸地牽舟紆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舟師忽自上而下沙洋乏備未幾措手守將邊居誼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十一月下復州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陽擺汭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至渡江時江水

鏡平豈非天哉。進圍漢陽軍，移師攻陽邏堡。時淮西制置夏貴拒戰于陽羅堡，敗績奔還廬州。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後有人題詩廬州，夏貴節樓有曰：一語淮西畱養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縱使節樓高萬丈，到頭難免重臣名。

### 下陽羅堡

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百坵。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乃自陽

### 羅堡攻鄂州

###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爲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時夏貴與朱禩孫通任長沙之責，朱歸荊州，夏歸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 錢塘遺事卷六

終



錢塘遺事卷七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下蘄黃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  
曲望風降附既至黃州陳奕以城降奕始謂大兵以  
襄復船自漢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蘄黃已先降故  
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船皆在焉遂至蘄州管京模以  
城降復至南康軍葉闔以城降

劉整死

正月初七日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得疾死於無爲軍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江西屏蔽也錢孫真以帥兼守舉城以降則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嘗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歟呂師夔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慶

大元國兵至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呂氏壻也賈似道奏云文虎爲趙縉所憤激而以安慶叛而不

知文虎與呂氏係親黨也

賈相出師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爲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珣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給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出師表畧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自勉云云每念身雖危可以奮勵振事雖急可以激烈圖云云逆整世受國恩一旦反噬而仇視我役役貪生畏死視便則趨夫

亦何有于彼哉自襄有患五六年間行邊之請不知幾疏先帝一不之許襄陷郢單臣憂心孔疚請行又不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頃罹孔棘詔旣奪情臣辭亦不知幾迨不獲命竊自附于金革無避之義陛下踐阼以來邊遽日駭臣請悉力政以江流數千里江面數十屯而脈絡不貫非臣督視隨機上下是必有不<sup>能</sup>遏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向使先帝以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爲信聽臣之出當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諫及今汲汲圖之恨其晚尚可強臣之畱耶臣畱不過使都民苟安旦暮而非所以

爲宗社大計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導故事都督中外諸軍然兵入吾境亦旣兼旬臣苦心處置忘寢廢食未能少強人意誠以注的之矢難畱在目之機易見與其坐待其來于事無補孰若使臣決于一行以求必勝事理較著有不難知者恭惟祖宗三百餘年德澤其來未艾兩宮仁慈孝愛動無闕失臣恃此感發信順之心斷可憑藉以辦此事臣羸弱之軀非不知自愛云云孤忠自恃終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孫畱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無復以家爲意否則苟免而已寧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切拜表卽行

遣使請和

德祐乙亥正月十七日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和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東元嘉代行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時大軍乘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宋兵不敵支夏貴老將也旣失長江惟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怒怒孫虎臣新進位出已上殊無鬪志

下饒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饒州守臣唐震竭力守禦城破震

爲北兵所害死于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十七日鄔判官始得其遺體温然如生遂具衣冠而葬之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爲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至死罵聲不絕口先是張世傑至饒州萬里與之大醉世傑曰國事如此丞相如何萬里曰力不能以報朝廷惟有死爾世傑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事世傑盡知之拿一个蓋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能得他飲安能忍辱事他人耶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爲

亦只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子地下觀此則萬里從容就義之心先決矣

###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無守臣蜀人趙昂發爲池州倅權州事措置禦備等官謂昂發曰州不可守不如棄之昂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哉大兵至畱詩其第夫婦遂自經而死時人語之曰臣爲君死妻爲夫亡

### 蕪湖潰師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賈似道潰師于蕪湖是日三鼓

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撫諭三軍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詎曰要官資倣甚己未庚申官資何在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沙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師已失似道奔入揚州李庭芝閉城不納

### 姜才敗績

大兵順流乘勢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出兵二萬餘于揚子橋士氣百倍衆皆披靡時彼衆我寡相持半日凡數十戰勝負未分生兵日增乃至敗績姜才稍引兵還大兵入太平州守臣趙縉遁

金山之敗

沿江

大兵入建康府制置知建康府趙縉遁北兵方入城時察院潘文卿按趙縉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建康爲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北兵駐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大兵至鎮江府張世傑趙縉戰于金山世傑多海舟無風竟不可動遂敗畱守司參軍沈圻自炮樓上墜下嘔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嗚呼京口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矣

趙與可遁

乙亥二月大兵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與可宗室

也而望風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以爲不守封疆者之戒既北兵下徽州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去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殿前指揮使韓震再申前請爚議堅壁固守求罷不允徑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二相去國朝廷事可知矣

誅韓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誅韓震三省奉聖旨云韓震身爲殿巖陰懷異志當此危急不肯出戰聲言提兵闖入

金史通鑑卷七  
六  
禁闕奸謀叵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  
有功于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  
其身若家屬親黨決非同謀一切竝與免罪先是  
言震謀脅遷都者宜中與客潘希仁議請計乃伏甲  
士于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  
百餘人聞變大閤而出射火箭八大內又以大刀斫  
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 五木之敗

北兵入常州時三月初二日知州王宗洙遁權守節  
榦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

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府  
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  
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二十  
六日戰於橫林敗績二十七日戰於五木敗績張全  
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  
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  
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王安節  
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王堅之子  
尹玉江西憲司將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  
五百又戰一夕兵敗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

金坑遺事卷七  
六  
禁闕奸謀叵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  
有功于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  
其身若家屬親黨決非同謀一切並與免罪先是<sup>時</sup>  
言震謀脅遷都者宜中與客潘希仁議請計乃伏甲  
士于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  
百餘人聞變大閔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又以大刀斫  
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 五木之敗

北兵入常州<sup>府</sup>時二月初二日知州王宗洙遁權守節  
榦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

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府  
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  
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二十  
六日戰於橫林敗績二十七日戰於五木敗績張全  
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  
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  
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王安節  
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王堅之子  
尹玉江西憲司將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  
五百<sup>與</sup>戰一夕兵敗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



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糾集義民登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振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為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虜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齧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杈木上積日使火箭射之牌杈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於城外築堡傾泥併其

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糧盡城始破嗚呼使北兵渡江之後一州有守臣如姚訔者能為國家而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耶

### 朝臣宵遁

乙亥三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竝遁朝中為之一空焉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

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糾集義民登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振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為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虜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鬻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杈木上積日使火箭射之牌杈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於城外築堡傾泥併其

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糧盡城始破嗚呼使北兵渡江之後一州有守臣如姚訔者能為國家而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耶

### 朝臣宵遁

乙亥三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竝遁朝中為之一空焉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

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  
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  
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  
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  
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  
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護謂何  
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  
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  
書省別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竝予特轉二官其負  
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 罷賈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宣制曰大  
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行諸軍之事律  
尤重于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賈  
某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  
逮事先帝遂于國事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  
極之彛并謀合智以盡天下之議而乃恣行胸臆不  
恤人心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  
令行而農不得安于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  
途矧當任闡之驅馳豈不知事之緩急戰攻或曠歲

而不舉兵事或臨時而不脩織悉于文法之搜求闕疎于邊政之科瑣遂令飲馬以渡長江乃者抗表出師請身勤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謂當披髮纓冠而疾趨乃復二矛重弓而容與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被甲之謂何未聞聲而先潰孟子謂吾何畏彼左氏謂我不成夫社稷之勢綴旒摺紳之言切齒姑予薄罰俾爾閒祠烏乎膺戎狄懲荆舒今無復周公之事放驩兜殛伯鯀尚思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于十四日賈似道遣堂吏翁應護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至五月

太后乃降詔令李庭芝宣意畧云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以始亦有辭于永世時左相王燾奏陛下念其勤勞三朝免于遠竄使之歸里終喪忠厚之至既數辭矣安坐維揚未聞就道既不能死忠又不能盡孝遂使公論切齒愈甚願降一明詔切責似道又犯方命之罪

貶賈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臺奏賈似道喪師誤國內批賈似道專權誤國得罪公論吾以其歷事三朝近嘗許

以終制不欲已甚合臺露章未已更與降三官改徙鄰郡少弭人言時賈似道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追毀文字除名勒停送韶州羈管內批王廷曾淵子改送雷州居住敕賈似道降三官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賈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云云首聞邸報臺諫交章聲其奸謀乞行遠竄迫于衆怒僅謫建寧雖國家之憲典未伸而朝廷之意向稍白臣竊伏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

道且嘔惡吐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也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賈似道移漳州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府台州簿錄其家

相陳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陳宜中參知政事陳合僉書樞密

院召王燾還朝廷初十日陳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  
宜中辭相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準內批不許臣辭  
免新除特進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樸愚非善初無矯飾  
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斷將順陛下如天之仁  
實出于愛君憂國之血忱非有一毫傾人利己之私  
念皇天厚地實所鑒臨今若許臣以舊官備位人猶  
謂臣無所爲而爲之可以少追清議若不先不後於  
此變易恩榮公論無情何所不至或謂臣乘時傾似  
道而奪其權或謂臣拱手不畱臣鑑而據其位臣旣  
無面顏立于百僚之上亦安能復有精神念慮能爲  
陛下宣一日之勞哉自魯港敗後宜中當國定斬韓  
震脅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托故遁  
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

錢塘遺事卷八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詞

張世傑入衛

乙亥三月初十日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擢承宣使陳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力時呂文福請提兵入衛文福文煥兄也

議遷蹕

宗學上書曰臣等為國同姓與宗社相依為命近者

元臣開督視師繼而又聞逆整身斃臣等私竊喜之  
邇日以來京師內外喧傳皆謂內人今已放散御船  
今已排定營衛諸軍今已點差倉庫今已搬移陛下  
移蹕亦在旦夕躊躇未即行者獨吾太皇太后不肯  
輕動臣竊為陛下計者不過移蹕慶元其次則移蹕  
平江至事勢危急則航船幸聞不思我能往彼亦能  
往縱使兵或可守陛下豈能鬱鬱求活作一龜茲小  
國耶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不聞有備禦之策但聞和  
議之請和議未必能成危亡之勢漸迫今天下勤王  
之兵在京屯戍者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  
斃而已哉臣願陛下戒諸將帥糾集精兵盡力血戰  
戰若不勝死于社稷猶可見藝祖于地下惟陛下思  
之幸甚

陳宜中奏

殿院陳宜中奏云近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上而三宮  
下而萬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一出未必負三朝  
禮遇之恩必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澤而乃擁師  
逗畱不發一矢今月二十日忽報孫虎臣此下疑有闕文又  
二十二日報臣等以諸軍皆潰散初猶有自與一決  
之語既乃發為海上迫駕之言臣見其平日自詭以



知兵意或有深謀祕計可以救一脈于垂亡觀其所措有非腐儒所能測識忽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隨行吏回歸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鳴鑼一聲喝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由因自痛念曩經丁大全敗竄之餘適際理宗再生之德微逾末年似道時適當國起自書生叨居樞地彼雖一出臣每見其施行時有差舛未嘗不從容納規而才弱力薄凡莫能救正如范文虎事爭之不力稔禍今日涕殞何追今似道以潰師竄身上誤宗社臣曩爲臺諫旣無呂誨之先見臣今爲執政又

不能爲社稷力爭罪何所逃謹具自劾以聞欲望聖慈重行追竄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謝公論仍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宋猶故元氣一脈尚可挽回仍乞將公田市舶茶鹽等拂民所欲者悉賜改正令學士院降詔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悟之意少回皇天舍逆助順之心

陳宜中都督

陳宜中都督軍馬時乙亥四月也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四川隸朱禩孫河西

錄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寄居爲總督給一軍赴教場教閱

詔諭三將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繆者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

滋久嗣君幼冲熒熒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如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嘗任巖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于帥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于爾衷故茲詔

示想宐孚允

呂文煥回本國書

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  
多羞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  
問信歸人欲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  
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于馬足不但驅  
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  
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戎指爲必  
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飄蕩如風雨之去來坐  
一日<sub>爲九</sub>猶難居九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欲拒我喉

襟樊城盡屠其在翦我羽翼雖劉也<sub>整</sub>首先于犯順而  
焦然中苦于黨奸孤城其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  
江雖曰塹固欲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屢至臣  
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sub>注</sub>泚析骸而爨易  
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意令鄰郡之聚兵委病痛  
于九年之間棄<sub>投</sub>几肉于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守  
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敗局畱  
著豈異尋常之機俗眼徒<sub>耳</sub>觀形寧識驪黃之馬蓋  
使忠臣偶陷于敵國因<sub>亦</sub>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  
也何補于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

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我皇上寬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撫此良辰俟覩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忘怨

督府檄文

畧曰且整之叛我也固以自疑若煥之去國也獨何不忍不思冠溫羣從竝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危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誰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尤知恤鄉閭之老幼矧臣子忍坐視君父之傾危寧無郡國表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僉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真如張魏公忠赤之至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

王爚平章

乙亥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王爚致仕爚具位平章在朝無所建明不顧君父之顛危退爲保身存家之計鄙哉

日蝕

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時日有蝕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辯人雞鶩歸，猶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下詔曰：天降罰于我家嗣君，幼沖未堪多難，吾以衰耄勉強聽政，明不能察奸臣之誤國，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德澤弗流，政令多失，乖氣致異，謫見于天。迺夏季月朔日有食之，既陽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艱危之會，憂心如熏，重以災異譴告，于何不臧，憂咎在吾，痛自先責，貶損尊號，尤恐未盡應天之實。方與嗣君夙夜祗懼，省躬悔過，慨念奸臣專政之久，杜塞賢路，蒙蔽天變，下情壅于上聞，禍至此極，今吾當儆悟，少懲艾，虛心聽政，惟人言是聽，以荅天意。咨爾百僚士庶，盡忠竭言，凡涼菲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脩禳固圉之長策，可以消厄運，導和氣者，毋有隱之。將採擇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幾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時太皇太后內批痛自切責，以荅天戒，可去聖福二字，用昭吾恐懼修省之意。

陳畱竝相

乙亥六月，陳宜中左丞相，畱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僉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授

文天祥刑部尚書趨赴行在命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城自守

文天祥入衛

乙亥四月文天祥爲江西提刑募兵于贛州台州杜澣糾合四千人從之至九月天祥將吉贛民人及峒丁二萬人入衛衣裝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慰詔褒獎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捍禦是時陳宜中歸永嘉畱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樂乃以天祥爲制閩出守吳門

徵諸帥不至

徵呂文福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不至復徵夏貴督萬壽黃萬石入衛竝不至時京城招軍年十五以上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

諸郡望風而降

乙亥三月知江陰軍鄭濡道遁去知廣德軍令狐闕降之三月十四日下平江府守臣潛說友遁通判胡玉以城降焉下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者夏四月下江陵府高達京湖名將已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

望久矣至是爲荆湖制置以城降宣闡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旣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州歸附旣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竝降時大兵徇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于澧陵得捷守城攻之不能克九月大兵至獨松關殺廉萬戶希賢後丙子二月廉希賢之子殺張濡磔之濡張俊之曾孫也十一月十六日大兵下隆興府劉槃以兵累戰不利遂以城降牛傳危天順二將赴火死初瑞州先下姚計議至隆興說降劉槃拒之乃引兵出戰殺戮不少凡累戰不利不得已而以城降焉大兵至撫

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闢撫州聞大兵至而遁都統密誘迎敵就擒不屈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焉建昌相繼而下與朱師戰于相關敗績去杭百里時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且衆何不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征獨宜中沮之事不成矣二十八日進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十二月大兵屯平江府伯顏在焉

京師戒嚴畱夢炎陳文龍黃鏞劉黻竝遁去大兵屯于長堰陳宜中蒙蔽外庭私遣使請和見伯顏于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竟至臯亭山下丙子正月大兵入臨江軍權守滕巖瞻遁臨江告急吉州乞兵援守吉州差禁軍三百人至臨江防拓舟必從吉水敢勇軍守吉水陸必從永豐忠勇軍守永豐未幾大兵至禁軍潰大兵入臨江大兵更自相江疾馳至吉州城下寨十八日大兵進臯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有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顏于臯亭山下十九日大兵進屯北關門外京城百姓門上各帖好投拜三字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遂入大內謁太皇太后

納降表

乙亥十二月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官劉褒然權直院草之時自賈似道喪師後至今十月餘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屣朝廷方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末為小國齎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罷兵



宋太皇太后詔文天祥罷兵詔曰卿之忠義朕已素知見今遣使請和卿宜自靖自獻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與嗣君也天祥捧詔號泣于是不敢出師矣

罷團結

乙亥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詔民兵罷團結既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三省榜諭京城百姓兩宮仁慈保全生靈南北見議講和母致惶惑

二王航海

丙子正月十二日命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昚出宮航海

宜中夜遁

陳宜中十月再相國事亦危矣至丙子正月十八日大兵至臯亭山要以相見宜中夜遁十九日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吳堅為左丞相謝堂樞密使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岳同知樞密院事是時宜中遁文天祥進右相不拜遂以賈餘慶為右丞相朝廷愈無統矣

文魁辭相

丙子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辭不拜除資政殿大學士北師邀當國者相見執政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如此吾不得愛身辭相

印不拜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至臯亭山召顏丞相引見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畱之不使南歸遣王千戶館伴

京城歸附

丙子正月二十日大兵入臨安府太皇太后請降納太皇太后詔江南諸郡歸附詔云今根本已撥諸城雖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時賈餘慶令學士院降詔俾天下歸附之各付一省劄惟家鉉翁不肯署押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程鵬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云中書無縛執政

之理歸私聽以待程竟不敢誰何也朝廷自乙亥十

二月至丙子正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正月二十四

日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于是以吳堅賈餘慶

家鉉翁劉岳文天祥五人爲祈請使朝廷百官或在

或遁至是爲之一空矣二月初一日伯顏丞相指揮

收京城軍器至十二日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

宮人赴蓮池死者甚衆計二十日北使請三宮北遷

二十二日宋少帝全太后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

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

駙馬都尉楊鎮臺諫段登炳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

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

### 潭州死節

丙子正月大兵破潭州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城破之日命積薪樓下于是攜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于兩畔李與館客廂坐其餘列坐左右數盃後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中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竟受之攜去分付家人後須臾將法刀至李帥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八到尾殺

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頭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刳其腹而死既潭州陷衡州茶陵軍袁州相繼而下其後李兩山有詩題潭州驛懷李肯齋曰天運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鬚眉何用生紐解綱常重接續灰寒萬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開太平三閭水死肯齋火死

### 吉州歸附

丙子二月十五日大兵至吉州權城周天驥以城降官民悉

歸帥焉大兵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台州知州楊必大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竝下

揚州死節

丙子五月廣王登極除李庭芝爲右丞相六月庭芝棄揚州引兵至泰州欲航海至福州大兵追及之庭芝凡戰數合大敗遭擒宋都元帥斬庭芝于軍前八月大兵攻淮東破揚州朱煥以城獻姜才死之姜才淮之猛將前後主將皆其人也姜才屢戰大捷大戰三日姜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至泰州被執不肯降臨刑含血罵聲不絕口淮人言之無不傷歎

錢塘遺事卷八 終

錢塘遺事卷九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丙子北狩

祈請使

左相吳堅 天台人

右相賈餘慶 海州人

參政劉岳 重慶人

樞密文天祥 吉州人

參政家鉉翁 眉州人

奉表獻璽納土官

監察御史楊應奎 廬州人

大宗丞趙若秀臨安人

日記官

宗丞趙時鎮廬州人

閣贊嚴光大紹興人

書狀官

御帶高州太守徐用禮臨安人

潮州通判吳慶月臨安人

惠州通判朱仁舉  
處州通判沈庚會

浙東路鈐吳嘉興

掌管禮物官

通事總管高舉江陵人

總管吳順

提舉禮物官

環衛總管潘應時

總管吳椿

環衛總管劉玉信揚州人

掌儀官

浙東路鈐詹困

帶行官屬五十四員

隨行人從二百四十人  
扛擡禮物將兵三千人

北朝館伴使

伯顏丞相貼差鐵木兒萬戶

阿朮元帥貼差焦愈相

祈請使行程記日記官嚴光大錄

嚴光大錄

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宣奉大夫左相吳堅自天慶  
觀方丈出北關門送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賈  
餘慶銀青光祿大夫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大學士中  
奉大夫充祈請使劉岳承議郎守監察御史充奉表  
納土官楊應奎朝奉郎充奉表納土官趙若秀當登  
舟時南北朝阿里議事傳伯顏丞相命畱吳相登舟  
泊于北新橋岸下終夜流涕北軍差軍前唆都相公  
勉諭之此日會文天祥于軍前忠義激烈分辯夷夏  
遂激北朝丞相之怒遂點差堅戰頭目守之  
初十日樞使謝堂納賂免行遂回是夕泊謝村

十一日吳堅賈餘慶家鉉

翁劉岳各乞封贈三代妻屬

眾官乞封贈三代奏從之午

後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帖

木兒萬戶至諸使眾官會於

唐西寺就宿舟中

十二日早行舟夜泊人場國

濟橋

十三日夜泊上墩兵火之餘積

尸滿野

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北官宣撫使就閘門接官亭令  
妓置酒待吳文二相不赴晚催登舟馬軍三百餘人  
沿塘護送至無錫縣  
十五日舟次無錫是日帖木兒萬戶生日四府俱送  
壽儀就三登倉橋上帖木兒舞勸夜泊常州十里鎮  
十六日早舟次常州燬餘之屋塞路殺死之尸滿河  
臭不可聞惟此最多次過奔牛鎮夜泊呂城白骨堆  
積如山

十七日早過呂城堰換舟到丹陽縣泊七里廟

十八日行過新豐寺遇一舟有北朝國師劉參政舉

酒勸之次至鎮江府韓蘄王廟前有招討石祖忠招  
討張郎中攜妓樂師豹勸酒迎入府治同帖木兒畱  
客于府治後堂泊舟丹陽館後

十九日府第率眾官渡揚子江入瓜州見阿木平章  
留宴于秃魯萬戶張郎中房子

二十日阿木元帥統諸臣從官同太皇太后續差到  
閣贊吳忠翊督戰孫通直賁手詔帶北朝馬數千往  
揚州至揚子橋砲聲連響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  
旗幟雲擁軍船放划弓弩密如雨再一砲響陰雲四  
合冷雨大作驟如傾盆勢不可進阿木丞相請回揚

子橋茶飯罷入瓜州

廿一日雨雪大作疾風驟發江濤洶湧不敢發舟再

泊瓜州

廿二日雪霽諸使回鎮江府

廿三日吳閣贊孫通直阿木平章欲命諸使親札勉  
揚州制置李庭芝納降眾從之獨文丞相不署名繼  
而平章先索藁及諸使札成無計可達其地分各有  
軍馬把截時有遊騎出巡夜宿舟中

廿四日宴于鎮江府治夜宿舟中

廿五日夜宿舟中



廿六日伯顏夫人自臨安回夜宿舟中

廿七日夜宿舟中

廿八日焦僉省諸使宿鎮江州治

廿九日渡江夜宿舟中至夜文丞相脫去

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已脫去閉城三日搜覓不見收從人幹僕竝館伴使千戶及總管等人囚之  
夜宿舟中

初二日宿于揚子橋園內乘鋪馬

初三日宿灣頭午前有揚州都統姜才出戰士氣百倍其鋒不可當乃退

初四日過邵伯鎮經行一堡子闊六十里北軍屯戍又有水寨屯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阿里右丞在內宰馬置酒延待諸使忽報揚州軍馬擁出姜才分陣殺奪交傷不少相持半日及暮波羅相公以軍馬相距而退至中路遇廬州一卒云淮西廬州夏貴已于三月初三日投拜見賚降表至阿木平章處有軍馬數十護送蓋揚州未降故也晚宿荒屋內路上尸骨如山

初五日過天長縣宿荒草上坐以待旦有尸滿野  
初六日渡天長河無舟滿河皆腐尸夜宿荒草地

初七日過寶應軍

初八日過招信軍至淮安界忽望見旌旗雲擁砲響震天有數隊人馬出戰矢如雨下乃許文德兵馬親臨軍陣殺傷不少帖木兒萬戶集兵拒守及日晚方退夜遂移屯宿于荒草

初九日過江羅城渡清河口至清河口守渡衆官迎入軍治設宴出城宿舟中

初十日舟離清河口過小清河口七里莊轉河至桃源晚宿舟中

十一日宿舟中

十二日宿遷縣僅有二三十家舟泊野岸

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牧離城遠接置酒作會衆官于草廬下夜舟泊圮橋子下卽子房椎擊始皇博浪沙中副車遂逃于此子房進黃石公履卽此橋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別矣

十四日換舟諸官入邳城去看風俗城壁圮頽民居荒蕪自此經過州縣只如此晚宿野岸

十五日早發涓陰屬徐州界道左有元祐間石麒麟院所立鎮碑是晚徐州守臣攜酒至款諸使夜宿舟中其日乃清明諸使感懷

十六日抵徐州換舟宿野岸

十七日舟行午過留城少泊父老云此是漢高祖封

子房為畱侯卽此城是也有廟碑記存焉過九里是晚有原

字缺

十八日次沛縣乃魯地也高祖生于豐沛去豐二十

里沛民間宋朝宰相等官至家家門首焚香迎拜申

牌後過雞鳴臺晚次舟河口魚棠縣昔春秋隱公五

年觀魚于棠卽此地也

十九日舟行午至谷亭馬頭申時過魯橋有四洞水

流甚急橋畔有四天王之祠晚宿魯橋

二十日易行李上車屬官皆乘鋪馬酉牌抵新州夜

宿縣治卽濟州也

廿一日車行酉過汾陽卽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于

縣治

廿二日車行午至東平府夜宿嚴相公家

廿三日東平守置酒高會于宣聖廟聖像雄偉殿宇

宏麗去宣聖墓二百里一人云墓有巨木皆三丈圍

夜宿嚴相公府此處風俗甚好商旅輻輳絹帛價極

賤一路經過惟此為最

廿四日車行抵在平縣宿縣治

廿六日車行過合城鎮午過臨城鎮勝果寺有柴世宗廟遺像存焉自東平府去生聚頗繁麥畦桑畝一望不斷晚至高唐平原縣係趙地戰國封平原君處夜宿縣治

廿八日車行至陵州陵州郡守迎諸使宴畢宿州治廿九日易車行陵州西關就渭河登舟午後過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灌縣界東光縣焦僉省置酒宴于縣治夜泊野岸

閏三月初一日舟至長蘆鎮土人云小燕京蓋人煙

輻輳此地產鹽有鹽運司鎮南有浮橋妓樂雜劇宴待諸使未牌舟抵興濟縣西抵青州夜宿舟中

初二日舟行至清河鎮去海不遠夜泊鎮內

初三日舟過清河鎮永濟河或海風大作吹沙走石是夜宿舟中

初四日早抵楊村歇于館驛焦僉省差楊村巡檢下鄉科民戶辦車三十輛夜宿驛內

初五日諸使宴焦僉省于驛中

初六日車行午過武清縣東有蒙古皇帝選命賢才牧民德政碑進士趙崇選撰夜宿州治

初七日車行過王臺鎮四望桑麥青青午過分頭土人云此地甚冷五月方可養蠶麥苗長不滿三寸六月方食麥次抵德仁府此地屬溇陰縣

初八日拂明諸使率官屬詣德仁府永壽寺啓建太皇壽崇聖節道場退宰執來議勘會國信所禮物已近燕京護送官吏扛擡兵級併祇候人各與給犒須議指揮勅護送禮物官徐用禮特與轉行武功大夫帶御器械知高州勅日記官嚴光大特與轉武翼郎陞閣贊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福州駐劄勅大通事高舉特與轉武經郎帶行環衛官添差西路副

總管臨安府駐劄勅尚書省都事吳慶用特轉朝奉郎添差通判潮州賜緋勅尚書省錄事朱仁舉特轉奉議郎差通判惠州事賜緋勅中書省錄事沈庚會特轉奉議郎差通判處州事賜緋勅尚書省令史陳充謙特轉宣教郎勅樞密院承旨胡禱特轉武功郎添差浙東兵馬鈐轄勅國信所掌儀詹困轉武功郎浙東路分紹興府駐劄勅專庫龔友諒陸鎮各轉承信郎其直省所劉某鍾應辰沈文亨鍾大有各轉承信郎陳聰姚安國石寶林恢各補進義校尉凡扛擡禮物節級等各有犒賞

初九日甲辰過大興縣至滂村宿是日賈相病

初十日馬入燕京陽春門諸色妓樂等祇候迎入會同館焦參政勸酒館內歇來遠堂賈右相家參政歇于穆賓堂右吳劉二相歇于穆賓堂左屬官分歇後堂從者分歇前兩廊此館係大金四大王府今改爲驛兩廊有八十餘間酒食米菜之類專委斷事官分撥輪到各責同知排辦齊整廚子工夫等人分房祇直每日委監察御史等官覺問逐一宣問茶飯好歹賈相病甚仍宿館內

十一日樞密院差軍卒數十人守館內賈相病重

仍宿館內

十二日夏貴至歇來遠之右隨行帶領將佐三百餘人都人聚觀哂之

十三日樞密院差太醫診賈相脈投石膏散疾愈篤

十四日賈相薨衆官大慟

十五日巳時賈相自會同館後門出殯諸官出麗正門燕京大興總管府排辦神道綵亭十餘座鼓鈸幡蓋之類送至洞神觀側殯焉

十七日諸使祭賈相于洞神觀

十八日帖木兒萬戶宴諸使

十九日諸使同屬官至樞密值雨入麗正門內右首

參張平章陳參政會少保夏貴端明呂師寶都統洪模并宰執屬官少保官屬同宴張平章問吳相郊祀典禮儀仗制度等事陳參政以丞相所言詳細荅之席終而回

二十日諸使點視禮物

廿一日伯顏丞相回諸使出接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

廿三日伯顏上開平府

廿四日諸使出陽春門迓太后嗣君子五里外起居隆國夫人王昭儀新安宮正新定安康安定夫人天

眷福王沂王謝樞密從駕車大小九十三輛大小宮使六十餘人張知府濡繼至有緋綠妓樂神鬼清樂戴珠翠衣銷金乘馬旗隊鎗刀金鼓等迎接入燕京隨駕下車入中堂內垂簾而坐諸使屬官立班兩拜後班稍側又兩拜退

廿五日諸使訪謝樞密沂王

廿六日吳丞相劉參政宴謝樞密等官

廿七日禮物官屬食于宴樂園

四月初一日諸率屬官詣會同館起居兩宮

初二日焦僉省來訪諸使

錢坡遺事卷九  
初三日諸使會議祈請事宜

初四日諸使宴焦僉省

初五日諸使訪樞密院陳參政

初六日諸使訪趙同僉

初七日僉省來訪諸使

初八日諸使率屬官詣長壽宮滿散崇壽聖節本觀見有一真人掌觀宮內道衆八百人

初九日謝樞密沂王宴諸使

初十日中丞訪諸使議赴上都日子

十二日諸使及官屬乘鋪馬出通元門晚抵昌平站

自此以往步步皆沙漠之地省院諸色人點差一甲隨行餘畱燕京

十三日車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過隘口

十四日車行晚宿懷來站

十五日晚宿洪站是日太后嗣君福王沂王謝樞密離燕京亦赴上都

十六日離洪站十里到雲州無城一闕人家過州二十里地名龜門山峭壁對峙有神甚靈晚宿雕巢站十七日車馬行晚宿獨石站自昌平站至獨石站七牆草廬皆是漢兒官人管待名漢兒站



十八日宿牛羣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韃靼家官人管待名韃靼站竝無房子只是氊帳韃靼人多喫馬牛乳羊酪少喫飯飢則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遞鋪九州自此通路去

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牀帳無人家

二十日宿涼亭站亦無人家無水可喫取水于十里外只燒馬糞

廿一日宿李三站無人家

廿二日車馬行四十里至上都開平府入昭德門宿城內第三街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

一步井深數十丈水極冷六月結冰五月六月汲起冰六月雹如彈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敢開門牛羊凍死人面耳鼻皆凍裂秋冬雪積可至次年四月方消屋宇矮小多以地窟爲屋每掘地深丈餘上以木條鋪爲面次以茨蓋上仍種麥菜畱竅出火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圍土牆此地極冷每年六月皇帝過此避暑冰塊厚者數尺夜瞻星象頗大蓋地勢高故也

廿三至廿七日不許私行不錄

廿八日太后嗣君宮人宮使至昭德門裏官舍安歇

福王子傳制在隆國處安洵謝樞密在房子下夫人  
畱伴燕京會同館沂王以疾不入城

廿九日沂王疾亟

三十日樞密院以月旦日請太后嗣君福王同宰執  
屬官宮人中使竝出西門外草地望北拜太廟

五月初一日早出西門五里外太后嗣君福王隆國  
夫人中使作一班在前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并屬  
官作一班在後北邊設一紫錦黑罽卽家廟也廟前  
兩拜太后及內人皆胡跪福王宰執如南禮又一人  
對黑罽致語拜兩拜而退

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等天曉盡出  
南門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列鋪設金銀玉帛一百  
餘卓在草地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  
宏麗金碧焜耀諸妃諸王但升殿捲簾列坐皇帝皇  
后共坐霽中諸王列坐兩序太后嗣君福王宰執以  
次展裹腰金服紫屬官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朝甚  
肅皇帝云不要改變服色只依宋朝甚好班退陞殿  
再兩拜就畱御宴皇帝問吳丞相云汝老矣如何爲  
丞相領事荅云自陳丞相以下遁去朝廷無人任職  
無人肯做故臣爲相未久念臣衰老乞歸田里

錢塘遺事卷九

終

錢塘遺事卷十

武陵 劉一清

編

清 席世臣

訂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兩觀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御宴賜花都人  
嘆美三榮也布衣而八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  
足慰倚門之望五榮也

省試

正月二十五日午間鎖院  
至晚宣押省試官入院

試前一日省試院引保或不用親臨只貢之書鋪  
書鋪納卷鎖例五千自裝界卷子與之或只二千  
無定價過此無害也

宗子又有一宗文字頗多非四千不可特奏名納  
卷亦三千

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試詩賦人

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試經義人

別試所則又遲經義場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日  
也

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試宗室鎖廳應舉人

混經賦為一場

十三十四日引試取應宗子

省試案子不得以方州移動

挾書傳義皆所不可

卷中自有第幾幕印子收納士人自書治經鄉貫  
姓名押字于歷上若昏黑歷子收去無可書大有  
利害

御賜給號

試前數日書鋪告報士人請號

納卷鋪例五千因鋪家卷子兼得御試須

知一禮部給正奏名進士號次日給特奏名及四川  
進士三色宗子號書鋪知委體例二百錢與之索請

號之日士人天未明到書鋪黎明而裊幙入都四字疑有

誤書鋪引入尚書宰執據案坐于庭中設卓子及歷

子吏部依省榜次第喚姓名而前逐人自書姓名押

字于歷記則得號一枚吏既與之號則唱而戒之曰

牢收號入殿不得唐突號以白紙半片爲之有字數

行尚書侍郎郎中借銜押字及有中官某人監集英

殿門試日以其號照入殿門一失其號則不得入矣

丹墀對策

廷試之日士人由和寧門入徐行執號樂衛士收數

成行而入至集英殿門外中官展視而收之殿外掛

混圖于露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明知位次士

人聚于殿門外待百官常朝畢方引士人進拜列于

殿下宰臣進題上覽焉天子臨軒天顏可瞻起居贊

曰省元某人以下躬拜再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圖

行列而坐每位有牌一枚長三尺竊以白紙已書某

人某鄉貫或東西廊第幾人不得移動及汗損坐定

中官行散御題士人皆以御題錄于卷頭草紙上以

黃紗袋子垂繫于項上若有損污謂之不恭納卷所

不受散題後駕已興入內進膳賜食于士子太學饅

頭一枚羊肉泡飯一盞食畢不見賜謝恩或要登東

作旋則抱牌捲卷子而往衛士相引而去亦不甚遠  
既坐而試不得與鄰座說話中官從官雜處董之宰  
執巡行至申時天子復臨軒納卷子殿廷東廡階下  
之幕中一中官監視收其牌及御題卷子亦不容人  
臨時于納處展視若至昏時則見有傳者云已不在  
黃甲矣士人每出一門必書姓名于門東歷四門皆  
書姓名押字出時無號無人押行亦不待人齊出

擇日唱第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非有他殿只掛集英殿牌于殿  
前特奏唱名則于數日之後先唱名數日書鋪又告

報請號禮部又散號一如廷試給號之禮及得號視  
之乃前日所收之舊號也但于其上用紅印書入集  
英殿試訖中官姓名押小字一行耳仍戒曰牢收號  
入殿不得唐突書鋪告報之人又有所求先支少金  
與之不待開口唱名之日亦由和寧門而入身襴袍  
而足亦穿靴列行舉號數人收號一如廷試之日候  
常朝畢贊者引入廷下再拜皇帝臨軒宰臣進三名  
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篋點讀畢宰執立于上前閣  
門立于御案之西向宰執先于御案前拆視姓名則  
曰某人閣門則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凡六七人皆

齊其聲傳其名呼之謂臚傳亦謂遶殿雷也凡呼而唱者三四聲士人方從衆中出應衛士夾而翼之問鄉貫父名翼至廷下對玉墀且躬未拜廷上問以鄉貫父名衛士則以對對畢過軒下少去就甲人次其榮在此也非特名登天府三代祖父名達于聖聽矣待一甲畢則往兩廊角取勅黃而執之甲內人齊則廷上呼謝恩士人廷下立躬身再拜而退去于軒下狀元則便獨班謝恩不待甲內齊也自第二名第三名爲一班賜食相身爲袍各設位賦詩以荅皇恩第四名至第十名終爲一班第二甲全甲爲一班謝恩

了皆且執勅黃而立勅黃用麻紙兩幅連結大書某人等宣唱某等科第

狀元至第二甲終皆曰宜賜進士及第

第三甲第四甲終皆曰宜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則曰宜賜同進士出身

勅黃可漏子又長于勅黃一尺唱第二甲盡駕輿入

內進膳須臾賜進士食三品赤焦肉餅二枚天花餅

二枚只是素餅羊肉飯一盃并羊羹飯內有湯上方起衛

士已將下三甲名字來排當士人兩衛士管一紙一紙書十五人名字皆先自喚集排當資次仍問鄉貫

父名審畢候上復出殿上一呼某人則衛士已夾其  
人而進于前駢貫而進亦候一甲齊方拜謝恩授黃  
敕有恩例陞甲人則當殿上宣示上旨某人有某恩  
合陞一甲未所以方走唱名之人雖有恩例亦不可  
自陞甲蓋陞甲人面授上旨當殿謝恩故也若無陞  
甲恩之人不入赴唱名傳者曰待二年外方許到却  
唱至第五甲上亦入少憩頃之待出唱第五甲畢士  
人皆執敕黃再拜殿上傳曰賜進士袍笏袍笏積于  
殿外之兩廡下士人出殿門于上廊爭取之往往有  
不暇脫白襪而便就加綠袍于其上者其上所賜淡黃絹

衫一領

袖如綠袍之寬大

淡黃絹帶一條

綠羅公服一領

笏

一面士人披衫繫帶未畢則殿上催謝恩謝恩罷拜  
而出紫綠相間璀璨可觀紫袍牙笏以取左宗子拜  
所賜也擁而趨出門頭亦不待書名字蓋前日秀才  
今日官人五榮之中此屬其最唱名時不可一聞姓  
名遽然而出尤加詳緩之爲佳唱畢既出至大門外  
人備本馬以須其出者十有五六若自有本馬雖不  
用支散然羣不逞隨之呵殿元者數十爲隊所費亦  
不貲不若只行出內門前茶店中待其人疏散行歸  
耳狀元榜眼探花須皆與上馬蓋臨安自備馬以待



之也

### 置狀元局

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別試所爲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糾彈牋表小錄掌儀客司計掌器掌酒果監門多者至五六十員少者亦不下四十員視事官送牒例皆二十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與諸同年款密他日仕途相遇便爲傾蓋常例五日一會食否則日中有酒杯點心果子二色局中職事官

雖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食罷出入無妨三狀元常宿于局中不可出宿于外月餘而罷局凡預局中執職事官員納小錄題名錢非職事官須納錢五千而後得小錄題名一本狀元入局之初依全賜錢一千七百貫及諸公納到助小錄錢亦一千三百貫有奇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局局中以職事官名申臺部十日後正謝

正謝日係太史臺擇日亦謂之門謝禮用牋表皇帝及東宮牋表隔日計會閣門通進表中止用三狀元名銜正特奏同日而謝是日亦由和寧門而

入在常朝殿門外北面天顏贊者引唱躬拜再拜而退門外有立仗馬及衛士等衛士唱喏畢馬退士人方列班而拜拜君之門而已  
越二日拜黃甲于貢院

黃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既畢省中以其所升甲之人附于甲末用黃紙以書之故謂之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于庭下狀元引五甲內士人拜香案禮部亦遣官來贊導置黃甲于案上望闕拜畢士人列兩廊四十以上東廊四十以下西廊其日擇一人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者荅拜又擇

一人最少者上堂拜大魁大魁亦荅拜而退更一人以紙筆請各書姓名依黃甲排次各爲鐫于題名石是日謂之叙同年拜黃甲也特奏不得與焉

越四五日鄉人之官于朝者爲鄉會以待鄉中之新第者

越三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祭前三日狀元點差職事官十四員

監禮官彈壓職事之不恭者

奉禮官跪于先聖先師座前奉幣進之于獻官

太官酌酒以進之于上三獻官

太祝讀祝

分獻官十員分獻于十哲及兩廊賢人一人分獻五位每位皆拜拜搢笏興伏拜起皆贊者導之禮畢而班退贊者皆太常寺差來

越三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舟局中連三狀元凡七八十人分坐于兩舟酒數行借張侯之真珠園散步侯家亦有餽焉其例也薄暮艤舟于玉壺園而竟席

書鋪告示越十日引正奏名黃甲士人射上自按試于講武殿

汪本拜之  
作三拜

次日賜聞喜宴于貢院齊而後押宴官率官屬及進士列拜于庭下面闕設香案侍從及貼職官皆與焉凡拜五舞蹈其節有四共十拜也拜訖正奏名坐于東廊特奏名坐于西廊立亦如之小黑卓子坐則青鑿果子人各四器望果一器望花一朶醯醢列于前初坐先斟酒三行不下食第三酌下旋鮓一楪第四第五皆有食以配酒五行而中歇人賜宮花四朶簪于幘頭上花以羅帛爲之從人下吏皆得賜花又有例賜冰再坐分與士人又到班庭亭下再拜謝花簪而謝之兼坐帶花又四盃而竟席前筵羊半體七寶頭羹竝皆奇品初坐

則以銀臺盞酌再坐則易以銀卮共九行而飯則粟米爲之畢宴不用謝恩退皆簪花乘馬而歸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

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遵前例也亦七盃正奏名皆預焉亦就貢院爲之

越十日集注

是日天曉袍笏書鋪引入部前數日部中先榜于闕亭書鋪錄示新第人先擇其願授者而書于笏及八部郎中坐庭中以殿榜資次而呼前庭上唱曰某人官人上階揖問曰願授甚處闕對郎中視

簿合受則揖廡下書簿中某人願授某州某官闕而退三狀元皆送闕不與集注告敕一道印紙一軸信符一道門謝闕子一道

常例皆賜御寫經書一軸或賜御製詩一首

臨安府鐫碑表

裝賜宴時以分賜士人

錢塘遺事卷十 終

已卯仲秋

芷湘先生以是本見脈屬校因取家藏鈔本校勘一過頗見其善是本為綠飲丈手校彌足寶賢且卷九祈請使行程記多十二十三言事余家奉心闕惜無題識未詳從何本校出耳余本係吳中家枚庵丈校正又經陳簡莊徵君從閣本補校與此互有得失茲得合勘庶益美備矣

十月十八日壽陽記



